

卷三十三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 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人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薦為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德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嘆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慚



三十三卷
有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軍印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晉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首交賽兒開張酒店僱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一廿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隣船上有一美婦生得肌膚似雪髻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答道是建康府周巡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姓甚喬俊道稍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為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稍工遂乃下船艙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為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藉日休

當下稍工下船艙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一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千貫文財禮稍

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
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
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
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
人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
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
了鄉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
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爲妾即今
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
一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却送過船
喬俊取五兩銀子謝了稍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
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處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
二十五歲當晚就舟中與春香同舖而睡次日天晴
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
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呼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
着逕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
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
氏相見說知此事高氏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
春香焦躁起來說才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爲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
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信妻言行太迫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在然
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
這個容易我自賃房產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自
從今日為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
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
司門戶等事你自教奴婢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

能罷乃言都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去搬貨物

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

也揀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

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

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

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

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

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逕到家裏說與高氏我

明日起身去後多一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周氏看夫妻之別，又見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新住處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景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晚，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村丈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寒兒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人閉門在家哭泣，聽得敲門，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大工挑了東西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答道：大娘見大官人，不回記掛你無盤纏，教我送柴米錢鈔與你用。周氏見說，回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拜上。大工大姐，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團圓，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衣服，便問周氏道：嫂，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出門，還未回哩。那人說：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

海寧砌江塘做夫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
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催他去做工周氏答
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
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
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
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
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看你
家裏又無人可催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
歡喜道委實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
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了遂謝了里長留在家

裏至次日里長來叫

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鈔與

小二跟着里長去了

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

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
一個上廳行首沈瑞蓮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
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
樂那知家裏賽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時洪三
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
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安了董
小二在家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熱羹熱飯
搬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眉

來眼去的勾引他這小二也有心只是不敢上前一日正是十二月初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買些酒果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灶前燒火周氏輕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于不合萬不合走入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蹺蹊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和你喫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赤白也似白姣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樓過來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擡舉小人此恩殺身

難報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滌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開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聞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姦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言道既是太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搬回家去料想違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娘子大娘家裡又無人小人情願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樓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再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捱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鎖

了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傾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如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阜絲麻線遂擡下教他看店討酒鐘一應都會得不覺又過了數日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往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娘招小二爲婿却不便當高氏听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僱工人爲婿周氏不敢言語喫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思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二或早或晚見了玉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玉秀破

這小二姦騙了其事周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妳大喫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喫何人弄了身體這妳大了你好七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過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怎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壞勸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日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玉秀在後圍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別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尽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裏睡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策當夜便是

東嶽新添在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箇做了一路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白的人如今討了你來彼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倘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俱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还恋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賴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竈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了高氏與周氏商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落便好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馱去丟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大丁來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祛除了這害最好倘留他在家太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往來的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

門去。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工馱到河邊，撥塊大石，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工回家，輕輕的關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下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于不合意，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首告，打死在獄，滅門絕戶，悔之何及。且說洪大工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廬，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玉秀眼中不見了小二，也不見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廝無禮，偷了錢，將物件夜間逃走了。」玉秀道：「這錢也不關他的事，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關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文，渾家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止靠做靴鞋度日。此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入門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入城裏問訊逕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多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絹一口巾一月前說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透城中逢人便問一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湊巧物有偶然只見河岸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裏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浮一個死屍穿着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看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搜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只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搜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罷道若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船便跳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任一住等我替這個小娘子拽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拽那屍首來王酒酒認得喬家董小二的屍首口裏不說出來只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正是

鬧裏鑽頭熱處歪

遇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氏看時見頭面皮肉却被水浸壞了全不認得看身

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

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較

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褚堂伴作李團頭家買了棺

木叫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就在河

岸邊存着那時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

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

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爲名便對高氏說

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

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只

自買具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着。那得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錯認了去。你若自願不與我，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千方萬剛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廝走到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一州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把

書叫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王酒酒跪在地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玉秀，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其因此叫屈。望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了公文，差兩個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運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玉

秀洪三四人關了大門取鎖鎖了同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遂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擲回家姦了玉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邊叫小的去後園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小的駝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問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說道二人通同姦騙女兒倘或丈夫回日怎的是好我今出于無奈因是趕他不出去又怕說出此情只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廝忒無理也祛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駝在新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玉秀持飯一塊安撫呼左右將二婦人過來洪招玉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毋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來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月十五日，如果喫酒賞月，毋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擗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人帶領伴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日開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人回話。董小二屍雖是斧頭打破頂門，麻索絞痕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每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昏暈復醒。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認了，再也不來哭了。思量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敢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玉秀在牢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走
三。看看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
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捧齋。疼痛熬不得飯食。若
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
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又不回家。妻
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
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讀道。兇身
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
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
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話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
知家中之事。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
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怎的是了。你
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
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
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趕了數次。眼中淚
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
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釐下的零
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若有心。到家取得
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流行首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虔婆，就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搭船，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相識船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主人見了喬俊，嘆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你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佳了，却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泛將起來，被人首告在案。」

提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工洪三到官，拷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如今四人都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你如今投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却似

分開八片頂山骨

傾下半桶冰雪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語言不得，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那裏曲大得下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哽咽悲啼，心下思量，今日不想我因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查來覆去，過了一夜，次日黑早起來，辭了船主人，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到着自家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拆沒了，止有一片荒地，却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下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模樣，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個皮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來錯認了屍，却被王酒酒那厮首告，害了你大妻小妻女兒，并洪三到官，被打得好苦惱，受疼不過，都死在牢裡，家產都抄扎入

官。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傾，辭別了

王將仕，上南不是，落北又難，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

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

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湖清水

便跳投入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口深可惜哉。却

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

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碗酒喫。衆

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

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

「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女，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爲詐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死無
葬身之地今日須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附
體替他磕頭告饒或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
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
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
怎赦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
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從來好色亡家國

王青毒害亦亡身
豈見說書誤了人

第三十三卷





所入
圖
書